



李东华《少年的荣耀》：

# 厚重：作为一种品质

□曹文轩

读李东华的新作《少年的荣耀》，其感受与读她以前的作品很不一样。她在尝试一种与她以前的写作路数很不一样的写作，显然，它是她写作生涯的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读它，再回头看她以前的作品，自然会想到一个话题：成长能力。当我们将她作品按时间排列成线往回看时，我们看到的是她的不断前进。“成长”这个词不只是用在一个人的青春岁月，而可用在人的一生。我更欣赏这种“绵长而不住显示活力”的写作状态。

这是一部与当下流行的儿童文学很不一样的作品。我们可就这部作品讨论许多重要的话题，譬如“写实性儿童文学的意义”。

当下儿童文学似有一个几乎无法阻挡的趋势：疏远甚至放弃写实一路，而扎堆涌向幻想一路。特别是刚刚进入儿童文学写作的年轻作者，走写实路子的少之又少，绝大多数走的都是幻想一路，仿佛这就是儿童文学的全部——幻想就是一切，“幻想文学”成了“儿童文学”的代名词。在幻想一时成为时尚文学时，众多写手纷纷加入，加之出版门槛过低，此类作品铺天盖地，倒也造出了儿童文学一番繁华盛世的样子。细看，其中固然也有令人注目的作品，但相当数量的作品只是流于上天入地、装神弄鬼、妖雾弥漫、群魔乱舞、口吐莲花……再加上穿越时空隧道一类的落套把戏。在如此情景中，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少年的荣耀》。作者从川流不息的写作浪潮中闪出，站定现实主义立场，以传统的笔法，用写实作品所需要的一切元素，耐心而细致地写着一段虽然已经远去但依然可以触摸、可以对话的历史。这里的天空与大地、小镇与乡村、田野和河流、药铺和墓地、男人与女人、大人与小孩，虽然已处于文学的书写中，但作者是以写实的心态看待的，是以写实的方式进行叙述和描写的。那种能听到细微喘息、感到体肤温热的真切感，那种回到大地的又一种阅读愉悦，已经久违了。这些年，我们太多又太久地沉浸在虚幻世界中——当然我们领略到的审美情趣无疑是合理合法也是有益的，但却过于单调了。理想的阅读，应当是天上飞翔与大地行走的时常交替，飞飞走走，走走飞飞，有空灵，有踏实。这种交替，肯定是有利于精神的完美发育和心智的健全的。

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少年的荣耀》的作者为什么会从以前的写作途径中离开而写这样一种基调的作品，但当下的儿童文学显然更需要有这样的作品登台发声。

因为儿童特殊的认知方式和心理倾向，相对于成人文学而言，幻想在儿童文学这里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儿童文学要将它的全部文字一字不剩地都交给幻想。就一部儿童文学史来看，它也不只是一部幻想的儿童文学史。事实上，写实的儿童文学与幻想的儿童文学一直是结伴而行的，《少年的荣耀》也是对一份传统的继承。

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从事写实性写作的作家，大多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而后面出生的作家则似乎更倾向于幻想类作品的写作。我们又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当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这批作家也穿插着写一些幻想类作品时，写出的依然是此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这可能是因为写实性作品的写作培养了他们良好的写作功底。写实，也许是一种基本的写作训练。李东华是后来年代的作家，她却写了这样一部作品，有点意味深长。她的写作调整，给前辈作家带来了一份新的期待，也是值得她同龄作者们借鉴和思考的。

与成人文学相比，通常儿童文学不负有承载历史的重任。但这不是一个关于儿童文学的定义。事实上，儿

童文学中也有很多与历史生死相随的作品，并且最终成了儿童文学的经典。即使给低幼孩子看的图画书都有强烈历史意识的作品，比如以纳粹德国大屠杀为题材的《铁丝网上

的小花》。《少年的荣耀》写的是一段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历史。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历史事件不一样，这段历史似乎直到今天还未结束。那个曾给中国带来巨大伤害的国家，相当多的人不仅没有从心灵深处为他们先辈的恶行忏悔，还依然克制不住地显示他们对从前侵略历史的向往，缅怀罪恶先人的罪恶行径的冲动不时地泄露出来——尽管那些受害国家的伤疤至今还在流着血。这个历史上一贯擅长阴谋诡计的国家，虽说政治派别林立，却在很有默契、很有步骤地去实施他们的阴谋。这无疑是一个需要我们警惕的邻邦。而今天的中国孩子已经不再了解那段历史了。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也许，李东华写《少年的荣耀》，并要让今天的孩子了解那段历史的明确动机，但它的问世无疑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当然，我们可以越过两个国家的世代恩怨，从更宏大处理解它的题旨和意义，比如“战争与和平”。作品在战争的大背景下，其故事是在两个基本空间展开的，一为大木吉镇，一为汪子洼。前者已被侵略者占领，而后者相对来说还是世外桃源。也许，我们会在阅读这部作品时产生误会：故事后来偏离主线了。会觉得用在汪子洼那边的笔墨太多，没有沿着在大木吉镇发生的故事情节往前推进，游离别处了。但我们何不这样理解：这是作者的刻意安排，她想通过这两个境况很不一样的空间对比，让人们体会到战争与和平的巨大差异，从而诉说战争是该诅咒的，和平是弥足珍贵的。在汪子洼，那群孩子虽然还时时刻刻感受到不远处的战争恐怖，但他们依然享受到了田园的快乐。在这里，他们才是真正孩子，而大木吉镇不能——大木吉镇使孩子们的天性完全被忽略，完全被窒息。其实，汪子洼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世外桃源，它也不时会被战争的阴影笼罩，并有许多隐藏的疑惑。但这里还是一隅可以让天性得以伸张的空间。两个空间的对比并没有坚持到底，汪子洼最终也被战争洗劫并流血了。这样的安排，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战争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和谐。将孩子还原到战争的背景之下，也许是一个最能揭露战争罪恶的方式。天真无邪的孩子不属于战争，可战争从未因为他们是孩子而放过他们，并且还有一种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反抗能力，他们会成为被战争最先加害的人群。

如何将中国经验转化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财富，《少年



作品的那一刻开始，就将一切纳入文学的范畴之中。使用中国经验，并不只是为了呈现中国经验，而是将中国经验作为文学的资源 and 财富。正是文学，使宝贵的中国经验最终成为了精神财富，并且是可以输出和被世界享用的财富。

说到儿童文学，我们自然会想到“快乐”、“有趣”、“轻松”、“单纯”、“可爱”、“飘逸”等词语，而不太会想到“厚重”这个词语。特别是在这个以享乐主义作为生活哲学和生活境界的当下，我们对儿童文学的看法更是如此。这个社会甚至公然散布对那些承载了沉重主题的、庄严肃穆的、有历史感的、情调高雅的作品的不屑一顾的情绪，以至于要明确告知我们：这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而《少年的荣耀》恰恰是一部厚重的作品。尽管作者依然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写出了孩子的乐观本真，写出了他们的欢愉和轻灵，但它的基调却是严峻而凝重的。难道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作品吗？难道一个孩子的成长仅仅在快乐中就能够很有质量地完成吗？“在快乐中健康成长”肯定就是一个不需要检讨的命题吗？一个孩子没有忧伤、没有忧愁、没有悲剧感、没有对生命的严肃思考，而只是一味沉浸于快乐，可能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健康成长吗？《少年的荣耀》让我们再度怀疑“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这样一个感性的定义，它要我们修正这样一个定义，而作出另一个定义——一个理性的定义：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而其快感既包括喜剧快感，也包括悲剧快感。

厚重，同样也可以作为儿童文学的一种品质，甚至可以作为儿童文学的一种重要品质。

他原本倾心于欣兰，在欣兰坐上轮椅，了无生趣之时，他不改初衷，对欣兰的态度一如既往，这对欣兰是个极大的安慰；在杨毅的带动下，“四小天鹅”中的其余三个人，没有扔下这只断翅的天鹅，而是始终坚守“四小天鹅”的整体，自愿担负起每天接送欣兰上下学的任务；董老师作为班主任，经常像妈妈一样帮欣兰洗澡……这些来自老师和全班同学的热心呵护和诚挚关怀，不仅解决了欣兰上学以及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更重要的是给予她灵魂的温暖。每个人在生命途中都难免遭遇不幸，就是再坚强的人也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在欣兰的身上，师生们共同扮演了施救者的角色。

杨毅不仅对欣兰有情有义，对班上每个同学都予以真诚的关心与帮助。他对有性变态举动的柳志颖没有嫌弃，而是带着他一起练拳，培养他的男子汉品格；杨毅还以发手机短信的形式坚持不懈地做夏静思思想工作，终于让“枯树生出叶子”；当一名躲避警察追捕的歹徒跑进教室胁迫欣兰做人质时，杨毅又一次挺身而出，提出由自己来替换欣兰做人质。当刀架在杨毅脖子上的时候，他能保持冷静、思考对策，成功地配合警察将歹徒击毙……杨毅一系列救援行动，不但减轻了同学们内心的痛苦，使同学们一次次脱离险境，而且培养了杨毅作为一个男子汉的担当意识和英雄品格。在他身上我们看到当代少年在苦难的磨练中正在茁壮成长，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高三毕业后，杨毅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大学医学部，他立志要在生物医学领域攻坚克难，将来能为欣兰这样的患者克隆出双腿，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获得美好人生。

小说以欣兰热为核心情节，扩张开去，直至形成一张维护少年心理健康的生命之网。这张救生网就是由无数援手造成的诺亚方舟。这张救生网是当代少年生命正能量的象征。它表明少年生命是一个整体，需要相互支撑。只要每个人都能调动起自己的生命潜能，付出爱心，互相帮扶，个体生命就能在青春拐弯处遭到命运狙击时得救。小说光明的结尾，大大冲淡了开头的悲剧气氛，使读者倍感欣慰和振奋，内心充满对未来的希望。

■短 评 于立极的心理咨询小说《美丽心灵》：

## “命运狙击”与救赎

□马 力

“丑小鸭”。欣兰无法接受这一连串的攻击：“她如僧人禅定般又沉默寡言起来，不看电视，不听歌，只静静地坐在轮椅上。”虽然欣兰的爸爸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医生，但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让女儿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心理问题不仅发生在欣兰一人身上，班里新来的女生夏静是农民工子女，由于父母离异，她变得胆小如鼠，自卑自艾，从不与同学说话，学习成绩极差，人称“木头人”。欣兰的另一个好朋友林秋本是个洒脱女孩，但父母离异同样给她留下心理创伤。自从她爸爸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丢失后，她的内心失去平衡，竟偷了同学的東西，又因此失去了好友贺敏。在痛苦中她采用自残手段，以流血的方式减轻内心的痛苦。欣兰的同学赵倩影，因好友依萍突然离世，陷入痛苦中久久不能自拔。林源则因创业失败，以及家庭变故而痛苦不堪……

心理问题不仅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不可逾越的泥沼，也是社会变革中诸多问题给少年心理蒙上的负面阴影。真正能彻底规避一切生活风险的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正如杨毅所说：“总有一次命运的狙击在青春拐弯处等着你。”而少年正处在由儿童向成人的过渡阶段，心理变动剧烈；他们又缺少社会历练，内心敏感而脆弱，因此少年遭遇不幸痛苦更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少年是花季，也是雨季，正如有阳光就有阴影一样，少年心灵的苦难应该和他们心灵中的阳光一样多。苦难是少年心灵的一种常态。别人写不出或不敢写的少年心理的阴暗面，于立极敢写又写得

因善得救

《美丽心灵》不仅提出了当代少年生活中的种种心理问题，而且殚精竭虑寻找救赎之策。小说中欣兰的转变给予读者

的启示是因善得救。遭遇车祸后，欣兰开始想一死了之。可巧的是，有一次她爸爸刚刚离开办公室，就有一个想自杀的人打来电话。尽管欣兰自己也想自杀，但善良的她还是希望别人活着。于是她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拿起电话听筒替父亲当起心理医生。她调动自己的生命潜能，挖空心思开导自杀者，成功地挽救了他的生命。

小说这一情节的设计具有一石二鸟的功效。一方面欣兰因善救人，表现出她对生命的敬畏、尊重与热爱，并收到良好效果，另一方面她也因善自救。她说服别人要活下去的过程，也是她打心自问为什么活着的过程。她在说服别人的同时，自己的内心也经历了一番生死较量。当她用生命之火重新点燃另一支生命火把的时候，她也找回了心灵的自信与活着的理由。看到坐在轮椅上的自己依然能做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事，最终自己说服了自己，放弃了死念头。经过人生巨变和痛苦的心灵搏斗，欣兰终于迈过生命的浅滩，让生命之船重回大海，完成了自我灵魂的一次提升。为别人活，这就是欣兰在更高的层次上对自我生命意义与价值的诠释。

从此以后，欣兰不仅坐着轮椅上学了，还办起了欣兰热线。这是她在更高的层次上践行生命意义与价值的过程。通过欣兰热线，同学们的心灵重又洒满阳光。这一过程也使欣兰变得更加朝气蓬勃，青春焕发。这就是善的力量。

援手即“方舟”

《美丽心灵》既以欣兰热线为贯穿全篇的情节主线，又不断开掘、发展辅线故事，使小说内涵更加厚实。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展示了更多同学的救援活动，进而深化了小说的救赎主题。

辅线表现的一大亮点是杨毅的故事。

■关 注

在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中，饶远是个多面手。他写诗，写散文，写故事，写剧本，写童话都有成就。但成就最卓越的，还数童话。在当代，他是最早创作生态环保童话的一位作家。

中国现当代童话，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深远的美学意义。叶圣陶的《稻草人》、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洪汛涛的《神笔马良》等等，显示着中国童话的肌理、脉络和气质、情韵。几十年间，饶远承扬这一传统，而又与时俱进。在20世纪后半叶现代化急速推进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发现了经济腾跃背后的人类生存危机和社会进步难题：当无数森林被砍伐、大小江河浑变浊、南北植被遭破坏、满天空气受污染，人类社会怎能持续发展？一代代新人怎能健康成长？现代文明又怎能完美体现？他由此致力于生态环保童话创作，以幻想的艺术手段呈现先进的生态观、世界观，用童话的艺术形象表现崭新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显然，饶远的生态环保童话创作，不仅仅开拓了中国童话的题材疆域，在这些作品中，新的思想观念，在一个个奇异、独特、美妙、清朗的童话境界中展示出来，体现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别有洞天的艺术创造。

在中国童话发展中，饶远生态环保童话创作的意义无可替代。

首先，通过诡谲、隽永的童话幻想，延伸、透示先进世界观的意蕴、意义。人居住在这个世界上，面对美丽、美好的大自然，必须精心爱护、悉心维护，才能建好安宁的生活，建设和谐的社会，建立强盛的国家。不片面地理解、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辩证地、历史地、唯物地看待和对待世界上的一切。饶远的诸多作品都透示着这一思想。如人们常常提到的那篇《恐龙的呐喊》，作品虽小容量不小。整篇童话中，历史与现实交汇交织、对比对应、映衬映照，使人们具体地感受到对于地球生物圈的损害已经达到了某种生态阈值；更令人们切实地感觉到，地球的生态和环境被一代人的浅见、无知所毁灭，又为新一代人的远识和大志所挽救。在恐龙的呐喊中，生命意识被提升到一个高度，生命意识和当代意识在作品中浑然一体。又如那篇《老树与孩子》，写那个在红土岗上长大的孩子，进了大学，又漂洋过海去留学。过了很多年，穿着西装又有了博士头衔的青年回到老树身边，把童年时一圈圈绿色的梦变成现实。故事似乎很简单，但简洁而博大、单纯而丰富，在使新一代人意识到自己正肩负着拯救地球、援救人类的重任的同时，张扬的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理念的当代发展，铺陈的是历史前进中认识人与自然关联的观念变革。民族的传统文

化与新的思想理念，在这些作品中以童话幻想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其实也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新。

其次，通过婉约、优美的童话意境，彰显、揭示生态道德伦理的内涵、内因。也就是说，饶远生态环保童话，并不只是在于呐喊改善生态、呼唤热爱自然，而在于深层地揭露人们破坏生态的内在原因：那是因贪得无厌、愚昧无知而来的极端利己主义和目光短浅。涉及到历史中人的灵魂、操守、情怀与自然状态的或偶然或必然的联系；涉及到转型前行中高新科技迅猛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或相辅或相悖的关联；涉及到文明历程中思想观念的急速变化与万物共荣的自然规律的或有形或无形的牵扯。作家由此把深邃的道德内涵包藏在奇丽、奇妙的童话意境之中。如《巨人的彩色童话》，写那个赤身裸体的少年，因母狮奶水的哺育、巨树奶泉的滋润长成硕大无比的巨人，但他竟用大斧砍伐巨树，用树桩围困母狮，摧残自然，毁灭万物。作品中，自然氛围的美与巨树品行的美妙构筑的童话意境的美，有了一种超越题材的象征意蕴，从而赋予巨树、巨人以人世道德、人间伦理的丰厚内容。人性美丑的昭示和人生善恶的展示，显示出作家直面现实的智慧和勇气，显现出作家反映现实的犀利笔锋和批判精神。童话中幻想与现实的统一，在这些作品中具体地充分地显露出来，证明着童话创作的一个基本理论：童话是幻想的艺术，但它同样可以整饬有力地奏响时代的主旋律，可以流畅自如地唱出生活的进行曲。再如，写宇宙家庭的和睦、和美，写出人们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地撕掉地球娃娃绿色外衣，致使地球娃娃病痛缠身、衰弱不堪的《宇宙妈妈和地球娃娃》，写荒滩上的一萼青草，是小蚂蚁、小蟋蟀、小鸟们的乐园，小兔、小羊抢吃了这萼青草使荒滩更加荒凉，但它们又重新种出绿草滩的《一萼青草》，也都在短小的篇幅中，使不断光大的民族美德与不可忽略的生态道德浑然一体，使道德规范成为新一代人的文化自觉。可以看到，饶远的生态环保童话，既借鉴了民族民间童话的表现手法，也汲取了西方大自然文学的艺术精粹，学东习西，广采博取。而他的创作又始终立足当下，贴近当下生活的现实，贴近当下儿童的心灵，也就始终是纯粹的中国气派，是纯真的原创品格。

再次，通过活脱、独特的童话形象，表达、展示少年儿童实现中国梦的理想情怀、情思。饶远在他的生态环保童话中，写了马乔乔、庄帅帅、小飞兔、魔蛋4个童话少年形象，他们是小小绿卫军，共同为保护绿色的环境而战斗，为创造绿色的希望而劳动，有美好梦想，有远大理想；他们是更新的一代，以各自的智慧优长，用各样的计策谋略，拯救魔星，警醒巨人，保卫蓝天，收复冰雪，有鲜明个性，有别样行动。他们有声有色，有始有终。饶远生态环保童话就因此形成系列。童话中活泼泼的几个同龄人，小读者自然格外喜欢。而这种童话内外的情意交流，正是饶远创作的成功。如今，只要一提到“马乔乔”，人们立刻就会想到生态保护，想到作家饶远。马乔乔，走进了广大读者的心灵，也走进了中国童话人物的天地。

实现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少年儿童藏在心头的愿望。不同时代，每个人的梦想虽各不相同，但爱地球、爱祖国、爱家园、爱生活，是共同的、永远的。从这一意义上说，饶远生态环保童话是爱的童话，具有普世价值。

■童心世界



## 儿童文学评论

·第351期·

冰心